

马克思与当代世界

——魏小萍 主编

DREIZEHN VERSUCHE

十三个尝试

——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再阐释

「德」沃尔夫冈·豪格 著

朱毅 译

东方出版社



A81/45

2008

DRITZEHN VERSUCHE

马克思与当代世界——魏小萍 主编

三个尝试

——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再阐释

「德」沃尔夫冈·豪格 著

朱毅 译

東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刘可扬

装帧设计:曹 春

责任校对:刘越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十三个尝试——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再阐释/[德]沃尔夫冈·豪格 著 朱毅 译.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3

ISBN 978-7-5060-2767-0

I. 十… II. ①豪…②朱… III. 马克思主义-思想评论
IV. A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58273 号

十 三 个 尝 试

SHISANGE CHANGSHI

——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再阐释

[德]沃尔夫冈·豪格 著 朱毅 译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龙之冉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8 年 3 月第 1 版 2008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8.375

字数:190 千字 印数:0,001-5,000 册

ISBN 978-7-5060-2767-0 定价:19.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本书前言

经历了国家社会主义的灾难之后我们该怎样对待马克思？¹³
“一个未完成的规划是不会死亡的——只要已经开始寻求答案的生存问题还没有解决或者是生存问题已经变得无关紧要。”我在1994年《马克思主义历史考证词典》第一卷前言中这样写道。那些宣布他思想已经死亡的人显然是被经济增长的景象所迷惑。一种社会运动，倘若因为20世纪国家社会主义的失败就放弃马克思的思想方法，那么它将丧失对重要问题的思考和发言权。

如果不对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过程进行历史的、批判的分析，并把他的方法改写成全球化资本主义世界的问题语言，那么要在马克思的基础上继续推行具有联合精神的、生态上持续发展的社会化规划就不可能具有生命力。本书的十三个尝试针对这方面的任务阐述了自己的理论观点。

按照布莱希特的观点，我们可以这样评说马克思：没有什么东西像某些马克思主义——这里不单单包括国家意识形态化的马克思主义——那样使马克思如此地不为人知。也难怪我们会一再惊奇地在马克思那里发现新的东西。读者在本书中会随处察觉到对马克思原著的再次阐释。之所以再一次批判地阅读马克思的著作，是为了探讨民主问题和文明社会的问题，探讨社会的自然关

系、两性关系^①，彻底反思跨越国界的资本主义和它高度发达的生产方式。

与上述问题相比，其余的东西对我们来说已无关紧要。马克思要表述的观念和基础理论十分庞杂，它们通常只有一个开头或只是从一般的意义上进行了论述，而且还不是在每一方面都经得起推敲。但可以肯定的是，毫无批判地套搬马克思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这方面的批判理论值得我们仔细讨论。

以下每一个尝试都是在不同动机下完成的，但每一个动机都只是为了启发我们继续探求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更新。它们在内容上难免有重复。所有尝试都是针对“后共产主义状况”^②而写的；其意图受两种因素的影响：一是尝试在有关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问题上做一次“拯救性的批判”，二是尝试对已经变化的社会关系做一次理论归纳。

柏林—尼古拉塞

2000年12月

① 弗里加·豪格(Frigga Haug 2001)指出，两性关系这一概念无论在范畴还是在意义上都可以跟生产关系的概念相提并论。——作者注

② 参看沃尔夫冈·豪格(W. F. Haug)《后共产主义状况的决定性因素》，《理由》特别卷，新辑第218期，1993年汉堡版。——作者注

前 言

20 世纪末,一方面通过传统社会主义在苏东遭受的挫折和中国大规模社会主义改革实践的展开,人们从社会主义理论及其实践中看到了问题的存在;另一方面通过当代资本主义借鉴社会主义理念及其在社会福利制度上所进行的一系列变革,人们看到,这些变革与资本主义固有的市场激励制度相结合赋予了资本主义继续发展的活力和韧性。资本主义的社会福利程度和规模虽然随着苏东剧变有所递减和缩小,不过社会福利制度已经成为资本主义自身理念的一部分而存在并将继续为新兴的资本主义所效仿,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并将继续缓解资本主义内在固有的社会矛盾;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社会的两级分化在继续扩大,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过程使得资本主义固有矛盾在全球范围以威胁人类自身生存的方式继续存在和发展,故寻找不同于资本主义体系的社会发展模式体现了人们对未来社会的向往。

正是这样一个历史背景开拓了一个不同于以往的马克思研究新时代,这一时代以对马克思、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反思和再思考为自己的主要特征,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马克思研究新时代的主要特征:

第一,将马克思思想与其继承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甚至与其

最亲密的同时代合作者恩格斯的思想区分开来。这样的区分并非刻意地去制造什么对立说、差异说,而是出于对理论、对事物本身进行准确、深入研究的需要。当然这样的区分也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形成历史有关;长期以来,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普遍真理的普及性宣传过程中,被人们所熟知的是那些高度抽象出来的所谓基本原理、规律,而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及思想的探索性、研究性过程被忽视。

第二,对马克思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反思。无论人们如何理解 20 世纪大规模范围的社会主义实践,这一实践为人们反思和认识马克思思想、继续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提供了独一无二的范例,并成为重新认识和理解马克思思想、理论的不可忽略的历史契机。

第三,对马克思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当代不同的思想、理论、观点进行比对和分析研究。这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延续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的研究方式。马克思本人研究思路的独特性与其理论的形成正是通过从哲学、政治经济学等不同领域,对当时占据着主流地位的理论、观点等意识形态进行分析、批判而形成的。如果说今天在西方世界占据着主流地位的理论、观点等意识形态在一定意义上仍然是当时的主流理论、观点的延续,那么,今天对其进行对比、批判性研究的意义绝不会比当年有所逊色;今日西方世界的理论、观点既是当下时代境遇的产物,又可以视之作为一种历史积淀;它所体现的问题既有现实性、也具有历史性;离开这种对比、分析和批判性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就会在离开理论对立面、离开理论发展的历史环境下唱独角戏,所谓的“实践”便会沦为无所不能的遮羞布。

我们所选择的这套丛书从不同侧面体现了西方世界马克思研

究的这些新特征。随着全球化进程的迅速到来,全球所面临的基本社会问题也就越来越具有相似性,因此,西方马克思学者的研究对我们来说,也就越来越具有借鉴价值,如何借鉴、批判他们的研究、思想,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判断。

把握时代脉搏、追踪国外马克思研究的最新进展、最新动态是我们选择和编辑这一套翻译丛书的基本宗旨,它也因此将是一套开放性的系列丛书。我们欢迎各位专家学者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批评、建议,并向我们推荐符合我们宗旨的最新书籍。

魏 小 萍

2007年12月28日于阿姆斯特丹

目 录

本书前言 /1

第一个尝试 回顾 20 世纪的马克思主义 /1

——遗产——任务——马克思主义复兴的希望

第二个尝试 在“多元化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中有哪些是应该
摒弃的,有哪些是具有生命力的 /22

第三个尝试 马克思主义者和基督教徒之间关系的领域
转换 /41

第四个尝试 福特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之后是什么? /49

第五个尝试 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透视 /73

第六个尝试 危机和今天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98

第七个尝试 丢失的字母 /103
——《资本论》的明显误读

第八个尝试 三个批判 /112
——马克思理论中的乌托邦

第九个尝试 卡尔·马克思或哲学开始走向终结 /125

2 十三个尝试——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再阐释

第十个尝试 马克思主义重回哲学 /146

第十一个尝试 从葛兰西和布莱希特看哲学研究 /167

——“不要像思想家那样思考”

第十二个尝试 马利亚特吉的《捍卫马克思主义》 /190

第十三个尝试 从马克思到葛兰西,从葛兰西到马克思 /202

——历史唯物主义和实践哲学

人名索引 /221

名目索引 /234

第一个尝试

回顾 20 世纪的马克思主义

——遗产——任务——马克思主义复兴的希望

1. 询问原因

“她敢于思考它——这个极大的徒劳[……]/在暗地里,一切都还活着。”这是沃克·布劳恩(Volker Braun)2000 艺术年的一首诗。极大的徒劳,这个词是否可以用来作为 20 世纪上演的戏剧名称?在这出剧里,左派们的希望被放逐。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与解放运动相结合的国际团结联盟,这一切给人们留下了什么呢?独裁者、对民众的掠夺、由民族危机滋生的黑社会势力、民众被屠戮、战争形式的多样化……

在这段历史中,从前的年轻人渐渐老去,先辈们的伟大计划已变成了他们手中的遗产。回顾 20 世纪,使人不由得为马克思主义感触伤怀。马克思主义给我们留下了令人高兴的科学知识:它分析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矛盾并摧毁了意识形态。但它的分析方法却不幸击中了它自己的历史,所以它似乎有理由享有人们给予资本主义经济科学的那个称誉:现世的科学,忧伤的科学。当初我在接

受邀请时曾犹豫过,因为邀请方要我对马克思主义者们手中这份20世纪的遗产做一个批判性的总结。

这里充斥着极大的不平衡。如果仅仅以共产主义的现实历史有着双面性来否认共产主义给人的不良形象,不免显得力不从心;这段历史包含着令人刺痛的矛盾。我们不能单单只提那些创造了最富有启迪意义的艺术作品的人们,诸如爱森斯坦(Eisenstein)和卓别林(Chaplin),马雅可夫斯基(Majakowski)和聂鲁达(Neruda),希克格特(Hikmet)和布莱希特(Brecht),艾斯勒(Eisler)和毕加索(Picasso),彼得·魏斯(Peter Weiss)……难道他们的一切不正是来自激发他们灵感的那场运动吗?当然他们对这场运动所做的

16 的回馈比起这场运动从他们那里吸取的东西要不同程度地更多些。由马克思那里起步的理论也同样如此,罗莎·卢森堡在《马克思主义的停滞和进步》中就做过这样的分析。或许我们还会在此想起左派的政治思想家和老师,包括他们当中代表那个世纪的优秀人物,这里有匈牙利的乔治·卢卡奇,法国的昂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让-保尔·萨特(Jean-Paul Sartre)和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英国的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或是从克里斯托弗·希尔(Christopher Hill)到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仅仅在德国我们就有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社会学研究杂志的创办人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扎根在美国流亡地的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杰出的科学院教师沃尔夫冈·阿本德洛特(Wolfgang Abendroth)、马克思主义的解放神学家赫尔穆特·葛尔韦泽(Helmut Gollwitzer)以及最后不得不提的不屈的“独行者”利奥·柯弗勒(Leo Kofler)。当然我们也不会忘记

被谨慎的阿多诺推向神秘深奥之处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以及尤尔根·哈贝马斯终结于西方现代性中的后马克思主义。我们要永远记住的人还有奥托·鲍威尔(Otto Bauer)、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何塞·卡洛斯·马利亚特吉(José - Carlos Mariátegui)、萨尔瓦多·阿兰德(Salvador Allende)、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为什么不把像鲁迪·杜契克(Rudi Dutschke)那样富有号召力的学生领袖也算在内呢,布洛赫(Bloch)和葛尔韦泽(Gollwitzer)从他身上看到了托马斯·闵采尔(Thomas Münzer)和其他伟大的德国农民革命领袖部分精神的复活。

整个 20 世纪工人运动的历史以及左派、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素材足以让人编导出一部悲剧。某些东西在文学 17 和戏剧那里能找到语言来表达,在理论世界中却无能为力,这不是单纯的巧合。当柯特(Jan Kott)在波兰凭借斯大林主义的经验阅读莎士比亚时,我们也可以反过来用莎士比亚的戏剧来阐释作为悲剧的斯大林主义时代,不过这样一来它的悲剧意义会慢慢落入荒诞的境地。在柯特看来,借助莎士比亚解释历史,历史就是暴力的机械论加上人的幻觉。在舞台上上演的关于国王的戏剧(《亨利四世》除外)中,柯特实际上只看到一个唯一的戏剧人物,那个“巨大的机械主义”,即历史本身。柯特认为,世界上只存在着毁灭我们意愿的历史:我们原以为会有新的东西出现,以为事情会向着好的方面发展,于是每一场戏剧结束时都伴随着下一场戏剧的开始。柯特的阐释方式显然源自那样一个世界和时代:经历了作为敌人的纳粹主义和自己身边的斯大林主义。这是一个失望的莎士比亚。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届党代会揭露了最高领导层“[对革命的]极大贩卖”和“极大欺骗”,这时《哈姆雷特》的上演便使人觉得它的每一情节都“受到了政治的毒害”,政治于那个时代而言

成了统治者用权力杀人的毒药。人们无法想象下层群众还能拥有自己的行动能力。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垮台之后,生活在后共产主义东德的人们继续对政治抱这样的心态,它也成了海纳·米勒(Heiner Müller)晚期作品的关键思路。而对我们来说,要使这种像是抗毒药物的、对抗性的政治失望情绪变得无害,就必须追问所谈论的这段历史被毒害的原因。我们必须这样做,因为我们还要继续生活,况且抗毒药物也是毒药。

我们应在回顾中思考马克思主义的转折和变化以及它的不同分支,思考列宁意志论在历史唯物论中的命运以及处于后方腹地的先遣部队的命运。绝对命令正好适用于这里:让马克思主义思想接受它自己方法的检验吧。不过先要提一下人们必须时时予以关注的那个双重的不平衡:第一,如列宁所说,马克思主义不是
18 “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LW 21,38)^①,而是马克思之后的运动从自己熟悉和于自己有益的东西中所做的思考总结。第二,我们试图运用于实践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一旦脱离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政治,就不是完整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

2. 遗产

如果要对 20 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进行一番伟大的回想,就不得不去翻阅一系列历史事件。确切地说,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生涯开始于 1905 年俄国革命的闪电之后;至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当社会主义国际在斯图加特强调自己的和平宣言时,它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团结一致的。不过正如大家所知,社会民主工党的大多数,尤其是德国工人党,在沙文主义的眩晕中很快违背了上述誓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26 卷第 52 页。——译者注

约。社会主义国际因此破裂。

从战争的灾难中又兴起了反抗俄国沙皇主义的革命,紧接着是俄国的第二次革命,即苏联革命,它在世界上引起了一连串的反响,包括发生在德国和奥匈帝国的短暂革命——消灭皇权并引入议会民主。这是历史的转折性时刻之一,它对解放的承诺把世界上成千上万的人从沉睡中唤醒,使他们对未来充满了无限的期望。列宁所在的地方,就是耶路撒冷——1917 年布洛赫以抑扬顿挫的声音宣告说。所有统治阶级的末日似乎很快就要到来了。但是与反革命的浴血奋战却把对手的特征也烙在了革命的心脏上。从最初几年以列宁《国家与革命》为指导的战时共产主义开始,路线的发展逐渐催生了以反革命手段来拯救革命的骑士斯大林,一直到大清洗。王子化成了石头^①——这是布洛赫的语言,也是童话语言对现实的温柔表述。

考茨基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列宁说“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民主”,两人之间的巨大反差在罗莎·卢森堡那里却成了不可分割的整体,它表现为自己特有的力度和节奏:不存在没有民主的社会主义——不存在没有社会主义的民主。罗莎失败了, 19 她没能在自己的阵营中成功地贯彻自己的理论,人们对她的理由置之不顾,决定进行起义。作为囚犯的她被一个无赖军官用枪托从后面打破了头,然后毫无知觉地被抛进运河。继该事件之后,在各派工人运动和其他社会解放运动中又有无数的人成了 20 世纪不可遏制的毁灭性力量的牺牲者。但罗莎·卢森堡的死却有如一个历史标记,在她之后,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似乎滑入了不可阻拦的

^① 这是布洛赫借用巫婆把王子变成石头的童话故事来喻指苏联共产主义已转变为斯大林主义。——译者注

深渊中。在这个历史信号下,工人运动分裂,走上了与卢森堡曾经为之奋斗的极端相反方向:与共产主义和民主进行历史性的决裂。它最初是在长期被专制主义统治的俄国,继而蔓延到几乎世界各地“布尔什维克化的”共产主义各党派中。这种内部的分裂值得人深思,即我们应对它的原因、结果、表现方式和特征进行反思。在20世纪的政治理论遗产中,罗莎·卢森堡对1917年俄国革命深刻而善意的批评占据了醒目的位置,尤其是她于1904年在《新时代》上发表的为列宁《进一步,退两步》所写的书评,该篇文章预言性地描绘了俄国正在形成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将产生的结果。

在一个绝大多数居民由驯顺、愚钝的农民组成的国家,人们可能会想,暴政只能由暴力来推翻。但在一个有着令人骄傲的国际工人运动的国家,例如德国,情况会怎样呢?十年过后,安东尼奥·葛兰西在法西斯的监狱中把东方革命与西方革命的区别从形式上进行了总结:“在东方,国家意味着一切,市民社会[……]是透明的;在西方,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存在着一种真实的关系,当国家发生动摇的时候,人们立刻就会感受到市民社会的坚固结构。”(《狱中札记》,第7册,第16页)葛兰西把托洛茨基所信奉的
20 武装革命的正面冲锋归结为“运动战”这一概念,并通过分析称这种斗争形式表现了“一个国家普遍的经济—文化—社会条件,在这样的国家中,民族生命的骨干力量还处于萌芽状态,还没有形成一股势力,因而也构不成‘堑壕和堡垒’”。相反,在西方国家中已经形成了发达的资产阶级市民社会和相应的精英力量,因而斗争需要从不同层面进行,这就是葛兰西所说的“阵地战”(同上)。托洛茨基,这个曾经创建了苏联红军并领导了抗击俄国反革命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干涉斗争的红军领袖,是一个天才的军事共产主义者——人们在说这话时可能带着半是景仰半是怀疑的态度。正

如葛兰西所做的尖刻评论,托洛茨基“在对现实的普遍预见上是正确的,就像人们预言一个 4 岁的小姑娘将来会做母亲。当她 20 岁真的成为母亲时,他会说‘这我早就预料到了’,但藏在思想深处没有说出来的话却是:当那个小姑娘 4 岁的时候,那个人由于确信她已经是一个母亲而产生了强奸她的念头。”(同上)。葛兰西露骨的比喻把战时共产主义所具有的男权的、两性关系的特征形象化了。——而恰好当时罗莎·卢森堡的死似乎使人确信对那条捷径道路的选择是正确的:以暴力为主要手段,使革命军事化,使自己最终变成恐怖专政。^①

当彼得·魏斯在关于《反抗的美学》的笔记本中画出一条“卢森堡—葛兰西路线”时,他把两个人的名字紧紧地联结在了一起,因为这两人在人们应继承哪些遗产的问题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两人又都是双重意义上的殉道者。他们在富人与穷人的对抗战争中失去了生命,因而不得不成为反对自己的佐证。罗莎的死被自己党内那些排斥她政治方式和理论方法的人利用了。

战时共产主义连同它的暴力优先和它所倡导的正面进攻被辩证法从后面牢牢地抓住了,它就是关于对立面的斗争和同一这一残忍常识。因为政治中的对立不是简单的事实,而是政治行动,是 21 策略,是能动的双方相互对抗的结果。当耶稣被囚禁时,他的弟子彼得(Petrus)试图用暴力将他解救出来,耶稣拒绝了,他说“谁使用剑,谁就会因为这剑而失去生命”,这句话看来已包含着上述辩证法。20 世纪的历史就像美杜莎的脸,当我们从正面触碰她的目光时立即就会感到惊愕:似乎是阶级与阶级之间的直接对抗最终

^① “但正因为如此革命的无产阶级不能拒绝暴力,因为它是反抗政治谋杀必不可少的防卫武器。”(厄斯纳 Oelbner 1951 年版,第 199 页。)—作者注